

第一章 知识战争来了

跨入一个新的千年，善良的人们似乎才真正领悟到，人类一部五千年的文明史，恰恰也是一部互相倾轧、互相残杀的野蛮战争史。人类期望和平，然而人类历史上却没有过真正的和平。据记载，在 5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共经历了各种不同规模的战争达 14550 次，平均每年达 2.8 次之多，没有硝烟的日子加起来仅有 292 年。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是任何自然灾害都无法比拟的。据统计，从公元前 3200 年至今，战争使 36.4 亿人丧生，平均每年有 70 万人死于战火。据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此起彼伏的战争已达 247 次之多，死亡人数共计 4600 多万，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 2.2 倍。在战争中致伤致残的人就更多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人类没有战争的日子仅仅 26 天。战争严重毁灭了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据统计，在 5200 年里，因战争损失的财富折合成黄金，可以铺一条宽 150 公里、厚 10 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高技术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战争呈现出高强度、高烈度的特点，给人类生命财产造成的伤害也日益深重。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出动飞机 36000 余架次 投掷和发射了 23000 余枚炸弹和导弹，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 78 天的狂轰滥炸，使得南联盟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2000 多亿美元。由于战争此起彼伏，消耗巨大，不仅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还使一些无端卷入的中小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不堪重负。例如，从 1974 年到 1985 年，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增加 5800 亿美元，其中 2500 亿美元是因为应付战争从发达国家进口武器装备增加的债务。人类对原子技术研究的重大突破，给人们带来的不光是惊喜，还有无穷的恐慌与忧虑。生活在这个可以使地球毁灭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环境里，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再高、再精、再尖又有何用？

军事领域是吸纳新技术最快捷、最彻底的领域，同时也是牵引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强劲力量。人们在享受着科学技术发展之泽惠的同时，还越来越刻骨铭心地感受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巨大的“双刃剑”。那么，人类文明是不是一把更大的“双刃剑”？

战争是阶级的产物，只要阶级存在，就不能奢望战争消失。而人类文明的发展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不能企求以人类文明的停滞来换取对战争发展的限制。于是，善良的人们更愿意接受一种更“温和”、更“文明”，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恰在新旧世纪、新旧千年交替之际，这种“文明战争”不期而至了，它就是“知识战争”。这莫非是送给新世纪、新千年的“珍贵礼物”？

一种新概念战争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生了无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对这些发生在数千年时间隧道里的形形色色战争，人类尽管难以准确量化它方方面面的要素，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人类历史绵延五千年，只不过发生了两种战争，一种是体能或以体能为主对抗的战争；一种是热能或以热能为主对抗的战争。

在冷兵器时代，兵刃相接、血腥厮杀，作战双方的竞争主要是体力的竞争，哪一方兵强马壮，哪一方往往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尽管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还包括作战兵器、将帅的指挥艺术、官兵的技能、天时、地利、人和等，但这些因素都不过是通过体能的释放来发挥作用的。当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能够像飓风般席卷欧亚大陆，并不是他们的大刀长矛有多犀利，从很大程度上讲，他们靠的是强悍的体魄和凶猛的作风。

18 世纪 60 年代发端于英国的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数学、化学、工艺、工程技术的应用取得重大突破，把火器制造水平和规模提高到了新阶段，火药枪、火药炮广泛应用于战争中，从而使热兵器上升到战争胜负的主宰地位，人类战争也最终从冷兵器时代发展到热兵器时代。

在热兵器时代，无论是主要使用枪、炮、炸弹等兵器的常规战争，还是使用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核战争，都是通过化学热能或物理热能的释放与转化来支撑的。

在这个时代，作战双方的较量归根结底是热能的较量，武器装备则是热能的主要贮存、转化、发放装置，而官兵包括体能、技能、智能在内的素质、部队的体制编制等，都是为热能的有效释放服务的。

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与传统意义上战争所不同的是，知识战争是一种新概念战争。知识战争既不是通过体能的释放、也不是通过热能的释放来达成战争目的的，而是通过“知识能”（智能）的释放来实现战争的目的。在知识战争时代，作战双方的竞争是一种知识竞争，知识决定军队的结构、数量、质量，知识主导军队的战斗力、保障力，知识主宰战场，知识决定战争的胜负。一句话，知识战争打的是知识。以往那种靠体力取胜、靠物流、火力取胜、靠武器装备取胜、靠钢铁、硬件取胜的历史将让位于靠软件、靠知识取胜的知识战争新时代。当然，知识战争并不排斥诸如火力对抗、信息对抗、兵力对抗等传统对抗形式，而是存在于这些具体的对抗形式之中，并成为传统对抗的灵魂。因此可以说，知识对抗的胜利，将使己方火力对抗、兵力对抗、信息对抗等传统对抗的能量成几何级增大；知识对抗的失利，则将意味着火力对抗、兵力对抗、信息对抗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换言之，没有知识对抗上的优势，就不会有其他对抗上的胜利。任何新的战争形态的产生都有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往往是在与旧的战争形态结伴而行、长期共存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自己的主导位置的。知识战争作为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已经存在于以信息战为核心的高技

术战争之中。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通过对伊拉克 42 天的狂轰滥炸，确立了必胜地位。科索沃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靠着对南联盟 78 天的空中打击 实现了战争的目的。在这些当今最典型的高技术战争中，巡航导弹、制导炸弹可谓出尽了风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岂知，没有背后知识较量上的优势和主动，巡航导弹、制导炸弹的作用发挥将会大打折扣，战争的目的也将很难如期实现。更何况，巡航导弹、制导炸弹本身就是知识携带量很高的武器装备。可以断定，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知识战争必将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战争形态。

传统机理、既定秩序被打破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们不难想象知识战争形态的出现，会给人们对战争问题的认知带来多大的影响，对军事领域的旧有秩序带来多大的冲击。当年，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采取的以空袭为主要手段、信息战贯穿始终的非接触（空袭阶段）非线性、非对称性打击 在世界军事领域引起了天崩地裂般的震撼，甚至令人对现代战争大有无所适从之感。这次战争给世界军事领域带来的冲击，以及引发的眼花缭乱变革，并不亚于昔日来复枪的问世和原子弹的爆炸。如果说，海湾战争对以往战争形态的冲击还没有超出以热能为主要能量释放形式的话，那么，知识战争对以往战争的冲击则是在能量释放形式上，“知识能”（智能）代替了热能。从这种意义上讲，知识战争给战争领域、军事

领域带来的变化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是当年热兵器出现后给军事领域带来的巨大冲击所无法比拟的。

知识战争的出现，对关注战争、特别是涉足军事领域的人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呢？

战争概念需要重新认知。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是指敌对双方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使用武力进行的激烈的军事对抗活动，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无论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还是热兵器时代的战争；无论是机械化战争，还是核战争，都是通过血淋淋的军事对抗、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杀来实现战争目的的。知识战争由于是一种知识对抗，“知识能”的释放是其能量释放形式，因此，尽管知识战争不排斥暴力，但知识战争肯定不会与军事对抗、与暴力活动划等号。这就需要人们对战争的基本概念有一个新的认识和界定，决不可以传统的眼光来看待知识战争，以固有的思维来认知知识战争。

胜负标准需要重新确立。过去的战争，大都是以攻城掠地的大小、消灭敌人的多少来衡量战果、评估胜败的。知识战争虽然有些情况下也会夺占一些地盘，也要消灭敌人的一些有生力量，但通常不是主要通过攻城掠地、从肉体上消灭对手来达成战争目的的。知识战争大都有着特定的战争目的，并且大都是通过一些特定的手段来实现各自目的的，因此，战争的胜负很难用一个确定的、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求若是用在衡量战争胜负标准上，那就再贴切不过了。如果说非要确立一个什么标准不可的话，那么，这个标准就是：看一看战

争的既定目标实现了没有。

作战理论需要重新调整。新的战争形态既催生新的作战理论，又需要新的作战理论的牵引和指导。知识战争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较之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战争的内涵变了，战争的机理变了，战争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再故我。在知识战争条件下，如果作战理论不及时作出调整和变革，势必成为战争发展的羁绊，也很难对知识战争实践实施正确有效的指导。知识战争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战争形态，尽管不排斥对传统战争形态的继承，但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有根本性的差别，研究它、认识它、适应它，一刻也离不开知识战争理论的指导。而且，知识战争的作战方式和手段变更的频率特别高，有时一些细微的变化，甚至是某一件新式知识武器的出现，或一种原有作战手段的改进，都可能对战争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更加需要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知识战争的特点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强跟踪研究，不断调整和完善知识战争理论，以更好地指导知识战争实践。

作战程序需要重新编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尽管“兵圣”之语千真万确，但也不能否定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形成的许多带规律性的作战程序，这是人们把握和组织战争的基本遵循。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两军相争往往面对面厮杀，战争的内容单一，作战的程序也比较简单。热兵器时代的战争，战争内容异常丰富，各种不同的作战形式、作战类型、作战行动，都有着不同的作战要求，运作起来可谓千姿百态，但是，它们还是

有其各自相对固定的作战程序的。知识战争与以往战争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也是有一定的程序可遵循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知识战争的作战程序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因此，接纳知识战争，就面临着如何编织新的作战程序问题。

作战力量需要重新整合。不同的战争形态需要不同功能的作战力量，自古至今，概莫能外。传统战争需要大量地消灭敌有生力量，夺占敌方控制的地盘、资源或人力。这样的战争，要求军队要有很强的杀伤力，有很强的攻城掠地的能力。那么，具体到热兵器战争时代作战力量的组合上，就是既要保持较大的兵力规模，又要编配火力猛、突击力强的装备。总之，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更青睐数量规模型的力量组合。知识战争条件下，作战任务、作战方式的差异性比较大，对作战力量的组合要求也很不一致。总体上讲，知识战争要求作战力量的组合要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过去那种数量规模型的力量组合，在知识战争中可能难有大的用场。面对日益迫近的知识战争，作战力量究竟如何整合，需要深层次研究。

战争实力需要重新定位。国家的战争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军事战略。对国家的战争实力怎样评估、如何定位，关系到国家的军事战略有没有可靠的实力基础作保障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吃亏最大、教训最深的恐怕还是萨达姆。伊拉克自恃为世界第四军事强国，认为经过 8 年两伊战争的考验，军队的战斗力已十分强大，即使美国也奈何不了他。因而，采取了吞并科威特的

军事战略。结果 招来了灭顶之灾。萨达姆的失算 就在于用过时的标准，尤其用军队的数量和规模来衡量高科技条件下国家的战争实力。同样，在知识战争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肯定也不能用传统的眼光、传统的尺度，那怕是传统意义上的高技术战争的标准来看待国家的战争实力。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着眼知识战争的新要求，对国家的战争实力重新进行科学评估，给以准确的定位，从而为确立国家军事战略及其对策，为调整军队建设发展战略，提供正确有效的依据。

国家安全需要重新审视。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实际上就是对一个时期内国家面临威胁的判断。建国后，我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受到外部敌视和军事上的包围，面临着军事的政治的严重威胁，据此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此，国家安全的主要任务是国土防卫。换言之 国土安全了 国家也就安全了。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为适应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军事战略进行了较大调整，但是，长期以来把国家安全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同起来的安全观念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在这种安全观念的支配下，军事斗争准备仍然是着眼于主权的维护和领土的防卫。知识战争的出现，使得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多样化，而不仅仅是纯军事方面的。实际上，在知识战争条件下，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综合体，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还包括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的安全。基于对这种新的安全概念的认同，目前许多国家制定

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并对军事战略做了相应调整。比如 美国航天司令部于 1998 年 4 月公布了军事航天发展战略长期规划——《2020 年设想》其目的就是控制外层空间，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在外层空间的安全。但也要看到，随着知识战争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扩展，人们在更新安全观念、重新审视国家安全的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知识竞争的大幕已经拉开

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旧的政治经济秩序刚刚打破、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尚未形成的复杂态势，像是给世界注入了一副兴奋剂，极大地刺激了政治上、经济上乃至军事上的激烈竞争，大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强争霸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竞争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美国抓住苏联解体这一天赐良机，加速战略扩张，填补苏联留下的战略真空，以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日本、德国、法国等国也积极地加入到这场空前的大竞争之中，以在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而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合法”继承者，并不甘心从政治军事大国俱乐部中退出，也以赢弱之躯投入到竞争之中。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有赤裸裸的政治竞争，有激烈的经济竞争，有科学技术上的竞争，也有文化上的竞争。应该说，这场竞争远没结束，但目前已有了眉目，在知识上占有优势的美国，还有日本得了上风。所以说 政治上、经济上乃至军事上的竞争 归根结底还是知识上的竞争。

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对别国物资和人

力资源的掠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对别国知识资源的吸纳或说掠夺。美国军事的强大，是因为有着雄厚的经济后盾和知识后盾，这里面也包括对他国军事知识资源的直接掠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攻占德国后，苏联军队把德国大量的机械设备和贵重物资运往国内，而美国则把德国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运往国内，让他们参与曼哈顿计划，并最终生产出了第一颗原子弹；还有一些人在战略研究、政治科学、心理分析等领域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此外，在战争期间，盟军还竭尽全力绑架德国的原子能科学家，以避免希特勒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两极格局解体后，美国都非常重视间谍和情报工作，依靠海外强大的谍报网络，并借助先进的窃密手段，获取了大量具有战略价值的知识信息。

美国深知知识对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重大意义，因此在高度重视掠夺别人知识的同时，十分关注自己知识的防护。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承受不起知识产权的损失，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比美国拥有更多的知识可供丢失。因此，美国常常因知识产权问题而与一些国家发生纠纷并以侵犯知识产权为借口对他国进行制裁。美国对中国“偷窃核技术”的无理指控，既反映了他们的蛮横与无耻，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在知识和技术安全上的敏感与心虚。

有人预测，一旦需要，日本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造出原子弹（1999年，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第二任期的防卫厅次官西村真悟，就公开叫嚣日本要发展核武器）。尽管对这

一预测的可信度难下结论，但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本人所达到的知识和技术水准。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当今世界上之所以敢于不安分守己，常常有令邻国不安之举，尤其是千方百计争当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依仗的不是美国，依仗的也主要不是经济实力，依仗的而是雄厚的知识和技术实力。实际上，他们通过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对第三世界国家早就展开了经济上、文化上乃至主权上的侵略。

随着世界局势的动荡和不安，知识和技术的竞争会日趋白热化。印度与巴基斯坦竞相进行核试验，美日花巨资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就很能说明问题。一些知识强国为保持知识和技术上的领先与优势，加强了知识和技术的封锁与控制。它们既想通过武器的出口发财，又想以此来控制进口武器的国家，还怕失去知识和技术的优势。于是，一方面严格控制出口武器中的某些关键技术或把淘汰的装备卖给别人；一方面通过派出技术维护人员（而不是帮助培训有关技术人员），对别人进行技术控制。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更带有侵略性，不能不说是一种战争行为，当引起有关国家的高度警惕。

第二章 与知识经济连体的不速之客

在人类社会刚刚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 我们提出“知识战争”这个话题，并不是故弄玄虚，更不是人为地给当代战争冠以新奇的头衔。人类战争由热兵器战争向知识战争的变迁，是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主旋律，就像历史上其他战争形态的交替出现一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战争形态与经济形态总是形影相随

人类社会自从有战争以来，战争与经济就密不可分。经济往往是战争的起因，同时又是战争得以维持的物质基础，也是战争不断演进的内在动力。从历史上看，经济的发展几乎是强制性地影响和决定着战争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战争形态，自古至今 概莫能外。

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人们依靠原始的手工技术进行开发。在持续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人们始终没有离开犁、锄、刀、斧等手工生产工具和马车、木船等人畜力交通运输工具，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农业 辅以

手工业。尽管在几千年中，科学技术有所发展，生产工具不断改进，但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前，这种生产格局没有改变。这时的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力成了开启自然资源的钥匙。有了劳动力就能开发资源，发展经济，获得财富。因此，农业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再就是，这个时期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很低，对大多数资源来说，短缺问题并不突出。例如，直到 19 世纪人们还认为森林是砍伐不尽的。因此，这个时期基本不存在争夺资源的问题。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劳力成了部落与部落、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主要争夺的对象。这个时代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劳力，如西方国家为争夺奴隶、贩卖奴隶而进行的战争，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战争的基本形态是人力战争形态，也就是说，主要凭着人的体能发挥冷兵器的作用。军队实力的重心是兵员的多寡，决定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是军队拥有强壮劳动力的多少。中国古代的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连年交战，最后魏国之所以能够先灭西蜀、再灭东吴，由三足鼎立到三国归一，说到底还是在于魏国的地广兵多。

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使得大多数可以认知资源成为短缺资源。自 19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陆续完成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发展，拖拉机、车床等替了手工生产工具，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代替了落后的交通工具，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但仍不起决定性作

用。铁矿石和煤、石油等发展机器生产的主要资源很快成为短缺资源，开始制约经济发展。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占有。19世纪以来发生的世界战争，其目的主要是掠夺或保卫自然资源。1987年10月19日，美国海军舰艇在波斯湾攻击伊朗钻井平台，消息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立即触发了华尔街历史上最惨烈的股市崩盘。这个让人闻之色变的“黑色星期一”使美国股市仅账面损失即高达5600亿美元，等于净赔了一个法国。这足见战争与经济、与资源的紧密关系。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美国毅然决然地出兵海湾，不仅仅是其霸权政策使然，很重要的原因是控制海湾石油资源，维护西方的经济命脉。海湾石油资源十分丰富，当时油藏量占世界的60%，油产量占欧佩克的68%，美国、西欧、日本石油进口的23%、39%和63%来自海湾。能否控制海湾石油资源，直接影响到西方世界的经济生命线。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将“维护海湾石油输出安全”置于它在中东战略利益之首。美战略研究界人士指出：“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如再吞并沙特阿拉伯，等于伊掌握了世界近一半的石油资源，无疑取得了对西方的生杀大权。”美国务卿贝克1990年11月14日称，美军事卷入海湾危机，旨在防止伊拉克控制该地区石油资源，这对西方经济至关重要，对美也是如此。布什总统11月中旬进一步阐述美出兵海湾原因时指出，“能源即国家安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使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不能允许伊搞经济讹诈”。在工业经济时代，大量工业技术渗透和运用于军

事领域 装备技术不断更新 特别是随着坦克、飞机、军舰等机械化装备的不断涌现，从而使战争的基本形态逐步演变为机械化战争，战争实际上打的是钢铁和石油。武器装备的机械化程度成为军事实力的标志，军队的规模和钢铁、石油的多少 成为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关键。

可以断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经济形态的出现、新的经济时代的到来，战争必将随之发生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新的战争形态也必将随之产生。

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迅猛，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开始成为现实。今天世界的竞争已经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以知识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经过了长达 30 年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后，人们终于勇敢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我们即将跨入的 21 世纪，人类将会出现一种新型的经济——知识经济。一系列的事实证明，这种新型经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成为不可否认、难以回避的客观现实。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持续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究其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向知识经济转轨起步比较早，争得了先机和主动。过去 40 年中 正当日本大力发展钢铁、摩托车、汽车、传真机、复印机之时，美国却在同期大力加强计算机、半导体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工业的发展。早在 1997 年 美国信息高科技产业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以信息技

术为主的知识密集服务出口总值，已接近商品出口总值的 40%。

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而不是人力或自然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那么，这种以知识为核心的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将会给战争领域带来什么呢？

作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军事领域始终和时代的脉搏相联，战争的演进大致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同步。如果说农业经济时代造就了体能化战争，工业经济时代孕育了机械化战争，那么，今天蓬勃兴起的知识经济必将催生着知识战争来临于世。

众所周知，无论是农业经济时代的战争，还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战争，都是以掠夺发展经济的资源为直接目的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资源经济的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得到了飞速发展，人类认识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人们运用高科技可以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富有自然资源来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退居次要地位。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智力资源（科技、知识）的占有和配置。由于对知识资源的掠夺，往往难以通过释放巨大热能的传统暴力手段来实现，因而必须借助于知识力量来达到。知识特别是知识密集的高科技大量运用于现代战争，使军事对抗的构成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智力因素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大，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逐步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